

央视
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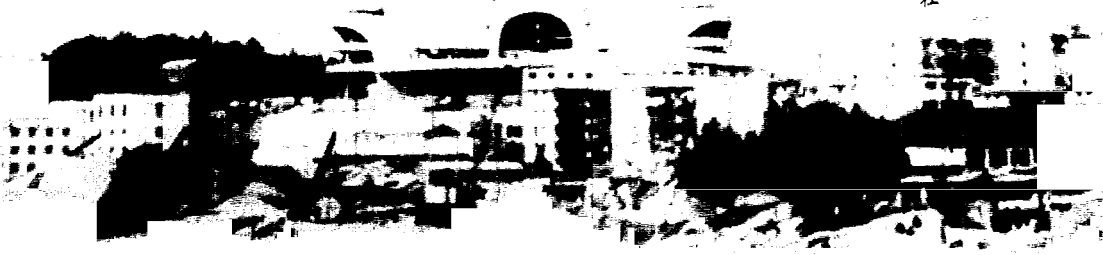
C TV.COM 新闻

当今中国九大热点问题

DANGJIN ZHONGGUO JIUDA
RENDIAN WENXIAN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政府，如何行政
官员，怎样做官
审计，打造透明
消费者，谁来保护
三农，重中之重
民工工资，衣食所安
拆迁，退出暴力
交通，城市之痛
热点，明辨是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今中国九大热点问题/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11
ISBN 7-81056-942-2

I. 当… II. 中…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1208 号

当今中国九大热点问题

编 著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责任编辑 莫福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4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42-2/D·64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谁说的	孙杰 (1)
一、政府,如何行政	(1)
(一)歧视比病毒更可怕	(3)
(二)规定:暂行是多久	(13)
(三)“黄标车”后遗症	(23)
(四)假作为:抗洪前线一出“戏”	(34)
二、官员,怎样做官	(43)
(一)矿难拷问官德	(44)
(二)假处分唬了国务院	(54)
(三)秘书:角色与规则	(64)
(四)权力变出学历	(74)
(五)商人的“红顶子”	(83)
三、审计,打造透明	(91)
(一)审计风暴揭出黑洞	(92)
(二)审计风暴为何只在上边刮	(103)
(三)发言人面对审计不发言	(112)
四、消费者,谁来保护	(123)
(一)霸王条款	(124)
(二)谁来填平消费陷阱	(133)
(三)黄泉路上要收费	(145)
(四)有多少产品能够召回	(152)





(五)谁“吃”了降价药	(162)
五、三农,重中之重	(173)
(一)一亿亩耕地哪儿去了	(174)
(二)“高利贷”猛于虎	(185)
(三)不可饶恕的冷漠	(195)
(四)农民增收一道坎	(205)
六、民工工资,衣食所安	(216)
(一)不能拖欠民工的血汗钱	(217)
(二)清欠“活动”	(226)
(三)讨薪之痛	(236)
七、拆迁,退出暴力	(247)
(一)不可动迁的“基础”	(248)
(二)拆迁补偿谁说了算	(258)
(三)拆迁:台前暴力,台后权力	(268)
(四)大拆大建:住手	(279)
八、交通,城市之痛	(288)
(一)撞了不能白撞	(289)
(二)走出超载超限的怪圈	(298)
(三)北京交通路在何方	(307)
九、热点:明辨是非	(317)
(一)李真真“值钱”	(317)
(二)“女体盛宴”盛的什么	(328)
(三)绝食≠科学实验	(337)
(四)谁卖了我的分数	(347)
后 记	(356)

谁说的

孙 杰

对一件大家关心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思想的境界;

对一件媒体关注的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新闻的境界。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事物进行判断和评论。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评论是直接、简单和肤浅的,甚至单纯到仅仅是“对”与“错”的选择。但是,这并没掩盖思想的光芒,因为你对一个公共资讯做出了自己的评判。事情是别人的,但评判只属于你自己。这就是思想的魅力。

在一个越来越尊崇民主精神的社会,在一个越来越追求个性张扬的时代,我们更喜欢独立思考,更乐于待人宽容,因此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表达独特的声音。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是“我们”对近一段时期公众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评论,之所以说是“我们”,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个人。下面容我对发表这些评论的“我们”做一个基本描述。

姓名 央视论坛

我们的姓:使用了强势媒介里极有价值的品牌资源“央视”;
我们的名:运用了当今媒体中极为流行的表现形式“论坛”。

出生年月 2003年5月1日22时33分

本来,我们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22:33时与您见面;后来,因

为我们急于与您的约会,所以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我们把见面时间提前了3分钟,变成22:30时。当然,这也更方便您的记忆。

籍贯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迄今为止,在中央电视台数百个栏目中,我们是惟一被授权使用“央视”这个称呼为名的栏目。

出生地 新闻频道

很多人误以为我们出生在央视国际网站,其实,我们的论坛与网站的论坛充其量也仅仅是重名。我们属于电视,而不是网站。

职业 纯粹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

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这种职业的功能相当于平面媒体的“时评”或评论员文章。在此之前,即使在新闻评论部,也没有相类似的栏目。

身高 我们习惯说成时长——25分钟

如果要把一个问题说透,这个长度远远不够,但如果让人能坚持从头看到脚,这个“高度”是足够长的了。

常驻地址 中央电视台演播室

我们是一个演播室的访谈型节目。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节目主体都是在演播室完成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只是在演播室里进行。恰恰相反,最重要和更繁重的劳动是在演播室外完成的。

家庭成员 制片人、主编、主持人、策划、编辑、统筹、秘书等

内部的人认为这个家庭的户主是制片人,但外边的人更看重的是主持人。主持人是这个家庭的脸面,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都是为了使这张脸面充满动人的魅力。

主要社会关系 以专家学者为主的嘉宾队伍

他们是栏目组的客人,同时又是节目的主人。他们为节目付

出智力和精力,同时从栏目组获得报酬和尊重。

最喜欢的格言 透过现象说本质

因为我们特别喜欢这句话,所以我们每天把它挂在嘴边,成为我们这个栏目的 logo。

任务 我们不采集新闻,但是我们发现新闻

对于您关注的新闻事实,很多媒体会告诉您“什么”和“是什么”;至于“为什么”,由我们来回答。

我们的主持人和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特约评论员,代表本栏目对其他各种媒体提供的新闻事实中最引人注目、最具谈论空间的内容进行评论、分析和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挖掘新闻中的新闻。

如果您仅仅需要对新闻事实的描述,会有很多媒体告诉您,那不是我们这个栏目的任务。

特点 我们不一定能提供独家的事实,但我们一定要表达独到的观点。

除国际新闻外,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热点新闻、热门话题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当然我们可能更加关注各种有意味的社会新闻和时政新闻,对其他事实的关注可能也更加着眼于这类事实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性含义。

了解了我们的身份,也许能增进您对我们所做评论的理解。我们的职业准则要求我们不仅仅是“用事实说话”,而是直接表达观点,公开表明倾向,“我们”的立场便是媒体的立场。

有一句名言: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您可能并不赞同我们的分析和观点,我们也无意让您全盘接受我们的评论,我们所做的,只是为您增加一种思想的选择。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资讯空前发达的时代，“说什么”几乎成为了人们的苦恼；同时，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怎样说”又几乎成为不讨好的事情。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选择的东西品头论足。我们与您的差异，仅仅剩下了“谁来说”的不同。

这本书里谈的，都是当前社会上最热的话题。对这些问题，您可能自己想过，也可能听别人说过，现在可以看看我们怎么说。

对于那些喜欢思考的人，我们的劳动是很有意义的。

我想，对于一个以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做纯粹新闻评论节目的从业者来说，给他的最高褒奖，就是越来越多地听到下面的对话：

“谁说的？”

“《央视论坛》！”

我们期待着，努力着。

一、政府,如何行政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以下的执政理念被反复强调: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这种表述中,政府与群众的关系被深刻地揭示出来。

200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为我们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划出了法律界限。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为我们党紧紧抓住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切实肩负起执政兴国这一伟大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这是政府正确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准则。

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依法行政上还有不少难尽人意的地方,《央视论坛》曾先后制作播出了数十期节目,选取一些典型现象进行分析。这里面有旗帜鲜明的批评,但更多的是心平气和的探讨。我们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对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改善行政理念、行政方式、行政资源和行政环境上提供有建设性的意见。

《歧视比病毒更可怕》探讨的是一些地方在招收公务员时对





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现象,这个问题很多媒体关注过,我们没曾想到,这期并不“新鲜”的节目依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可能更令人深思。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卫生部和人事部近期发出的《公务员录取体检标准征求意见稿》中,已经去掉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性规定。

《规定:暂行是多久》对一个被执行了 25 年、但早就不合时宜的“暂行规定”进行了探讨。这种看似荒唐的规定其实在人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在我们大力倡导依法行政的今天,如果连政府的规章都不符合法制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那又如何行政呢?随着《行政许可法》实行,这类“暂行规定”当然都是被清理的对象。

对于北京人来说,“黄标车”已经是一个过去的话题。在《黄标车后遗症》中,北京是否应该对未达到欧Ⅱ排放标准的汽车采取限行措施,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想探讨的是,政府在采取这些涉及公众利益的举措时,能否做得更好、更周到。韩们看到,北京市目前已经公布了实施欧Ⅲ排放标准的时间表,这对现在想买车的人来说更公平一些。

《抗洪前线一出“戏”》批评的是个别地方政府劳民伤财,搞形式主义的做法,节目引起的社会反响,已经说明这种现象应该说不是个别的。

参加这几期节目讨论的专家、学者有:《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小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旺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陆建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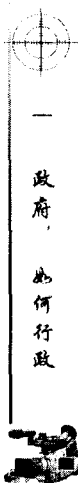
(一)歧视比病毒更可怕

2004年,浙江省在举行公务员招考中,取消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成为公务员这个限制性的规定,浙江成为在我国继广东、四川和江西几个省份之后,第四个向无传染性乙肝病毒携带者敞开公务员大门的省份。我们之所以关注这条新闻,是因为它触及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是面对社会上数量很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应该如何关爱他们、保护他们,又应该如何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

1. 恐惧来自何方?

董倩:我们先说说乙肝病毒携带者,为什么社会上有些人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也是有距离,甚至有歧视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分不清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肝病人的区别。凭我有限的医学知识,反正我知道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不传染的,而且即便是乙肝病人,他传染的途径也是非常有限的,跟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那么惧怕他们。

陈小川: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确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乙肝病毒携带者很可能终身带毒,带着这个病毒,但是他没事,不发病,一生都不发病。乙肝病人只是在活动期的时候传染,传染途径是非常明确的,比如注射、血液传染、母婴垂直传染和性行为传染,就这几项。而且就是在乙肝病人中,大三阳和小三阳都呈阳性的这种情况下,小三阳的人也不传染,所以这种恐惧确实是有些过了。





叶林:对,所以我就觉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实际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词汇把它作一个区分,一个是有传染性的,一个是没有传染性的。如果说所有的一种携带者的总人数在全部人口当中,比如占到10%,那么真正感染的又有多少,或者说真正具有感染性、传染性的有多少呢?可能数量微乎其微,因此我们说大量的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本身并不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一个人群,而是我们社会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小川:这种恐惧还来源于有些商家不必要的宣传,它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我就见过这样的广告,乙肝发展下去就是肝硬化,肝硬化发展下去就是肝癌,重复这个逻辑,为了推广这种药。这些宣传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这种恐惧来源于科普知识不够,像非典的时候,如果你把非典的传播途径普及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人们就非常清楚了。

叶林:对,实际上我觉得比如像这种传播的方式,如果我们大家都明确只有这三种最基本的传播方式,这是我们从医学上得到的一个启示,除此以外没有,因此大家就可以做很安全或者很



祥和的一种生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所说的一种洁癖,任何人的到访,跟任何人的接触,跟任何人的握手,跟任何人的交谈,触摸物品,他都会从心理产生一种抵触,所以我说病态可能是那些人。

董倩:社会上的人群如果对这个特殊的群体产生歧视的话,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比如说我在报纸上就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广东的小伙子,他去参加一个地方的公务员考试,名额只有一个,结果他在考试中高居榜首,但是他却落榜了,为什么?因为在体检中他被查出来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这是一个例子。

陈小川:这种消极影响确实非常大,歧视在任何社会中都是
一种消极因素,是吧,叶老师?

叶林:没错。

陈小川:随着社会发展,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这种歧视的因素必须要彻底清除出社会意识形态,不管是过去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民族歧视,或者什么歧视,这都是不对的,但是你对不传染的这些乙肝病毒携带者,公务员不允许他考,这个歧视影响就很大了,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没有自信心,或者是有一种报复心理,对社会有一种仇视心理、报复心理,这样的悲剧产生过,并不是没有产生过。这种制度的改变,这种规定的改变,往往是在碰到了钉子之后才改,而不是像叶教授说的,从理念上已经非常明确,歧视就是不对的。

2. 歧视的连锁反应

董倩:当浙江省还在实行这个限制性规定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人引到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呢?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成为公务员,那么他们有可能成为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公务员的身份、公务员这个职业可能就要比其他职业和



行业要高贵,如果这么想的话,客观地、人为地造成一种不平等,甚至歧视。

叶林:实际上公务员这个行当,倒真的不是高贵的行当,为什么说呢?首先从你的宗旨上来讲,你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话,你就应该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和秩序,结果现在你把自己虚位很高,说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不同于别人的一种上位阶层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而这种新的不平等一旦出现以后,整个社会秩序,就会由于上行下效,而变得更不平等,所以我们说企业,如果政府确实敢规定这样一个规则下来,那企业敢不敢规定?企业照样敢规定,因为政府做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叶林:所以你就会看到政府的一举一动,影响着老百姓对于社会事物的判断标准,影响着人们的做事方法,最后导致一个结果是,如果政府做得不对,后面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因此而带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实际上要求政府做一个特别廉洁的政府,特别懂科学和公平的政府,这是很难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管政府的这些人,他们本身也是凡人,他们也具有凡人那种对科学的不了解,或者是世俗观念对他们的影响,甚至一种传统和习俗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干扰和影响。

陈小川:政府这种规定,它的消极因素就在于它的示范性,示范性是非常可怕的,政府可以这样规定,其他人当然也可以这样规定。其他企业当然也可以规定。

董倩:而且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政府已经这样做了。

陈小川:我参照政府规定。我们中国有百分之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大概百分之十左右,这是由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防御措施比较差,疫苗也没有产生,那个时候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现在很多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注射乙肝疫苗,一辈子不会传染。实

际上科学已经证实它是不传染的,但有些特殊行业除外,比如说餐饮业。

叶林:对。

陈小川:它是要定期检查身体,不光是乙肝,其他的病也都要检查的,定期必须检查的。那政府的示范效应体现在这以后呢,就是非这些特殊行业也可以参照执行了,变成社会一种整体对百分之九点几的人的歧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叶林:而且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对于百分之九点几,如此庞大比例的人口,采取歧视,我觉得这已经失衡了。

陈小川:但是还有一个潜在的东西,叶教授,就是实际上很多人他内心中有一种希望高人一等的、希望我有资本歧视别人这么一个潜意识,在很多情况下有,比如在种姓制度的时候,在种族歧视的时候都会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现在有身高歧视,形象歧视,甚至有籍贯歧视,这些东西都有,很可怕的。

叶林:“你怎么是农民工啊?”也是一种歧视。

陈小川:甚至有血缘歧视,前些时候有一个重大科研成果,就是基因序列的,基因组排序,非常可怕的是将来再要出现基因歧视,那是更恐怖的。

董倩:现在升学,有一些考试,之前就是应该,比如说对参加考试的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考察,比如说就涉及到乙肝两对半的检查,那么检查是一回事,是不是公布是另外一回事。

陈小川:比如说企业录用人,学校录取学生,因为学校录取一个大学生的,财政上拿出很多钱的,财政上拿的钱比你交的学费要多得多。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身体不行休学了,公众是要受损失的,因为这是纳税人缴的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体检是必要的,但是哪些东西足以构成你不能进行正常工作,或者正常学习,这些都是非常严谨的、科学的,而不是说随便拍脑门的。

叶林：还有一些专业，确实对有些条件是有特别要求的。比如我是学化学的，我不仅近视，我还色弱，赤橙黄绿青蓝紫我分不太清楚，那么这种人去做化学实验，这就产生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对这样一些行当里面的人，我们一定有一个行当里面的合理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必须经得起考验，说为什么我这个专业的人需要这样一种条件。比如说国旗班的人，你要是一米五的人去肯定不合适，我们一米八、一米九这样的大个子去，而且整整齐齐的，那你说我非要去国旗班，那就说你身高不够，这不是歧视，这是代表国家形象的、一个整体性的要求，因此我们说特殊的行业，特殊的专业，特殊的工种和职业，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董倩：两位都提到一个示范效应和连锁效应，那么政府由于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底下一系列的企业也好，其他单位也好，也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在政府，浙江省政府也好，还有其他省市市政府改过来之后，那么还需要大量的时间，甚至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接下来的那些部门，还有企业，他们再改，这是需要时间，甚至需要成本的。

陈小川：这个事情，我们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当然缺乏一点科学性，他没有反问一下，反问一下自己的政策，比如说，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允许做公务员，那我反过来问你，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做什么，请你政府回答，请你地方政府回答我，它回答不了。

叶林：把陈先生这句话再问一下，我现在再问自己，我是不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不知道，因为我很久没有检查身体了。也可能我当时，比如说进到公务员队伍当中的时候，我确实检查过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大三阳，也没有小三阳，但是如果我接触过这样的人可能被传染了，但是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并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那么我今天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我应该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啊？我得先去查查。



陈小川：我现在给你弄出去，把考官给换了。

叶林：我要是小三阳携带者，最好连这个事我都不参加，我从政府当中退出去，我回家种地去，敢不敢这样做？他不敢。所以实际上对于某些人来说，制定政策的人本身不应该是既得利益者，他应当是与那些自己排斥掉的人，站在同一个角度去看问题，然后才能得出一个更人性化和合理的判断。

陈小川：或者科学性的，你能够禁得起推敲的，刚才叶教授讲那句话，我们为什么很多政策得来回改呢？就是说在制定的时候，它的科学性不够，科学论证不够，现在中央要求在制定这些规定的时候，要有科学家论证，要有非常严谨的科学论证。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为过去的不科学决策付出代价。

3. 政府的风度与气度

董倩：我们设身处地地替那些乙肝病毒携带者想一想，一个人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他自己预设的人生目标，但是由于他们有可能携带的一种病毒，使他们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而且永远是被社会所拒绝、所排斥的，他们会怎么想？

叶林：首先第一个，我的想法是他要生存，就是他要活下去，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甚至已经有病症反应的这些人，由于遭受了歧视，确实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去寻死的，因为大家生存的欲望特别强烈，而经历过大病的人往往生存的欲望更为强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遭受到了歧视，我觉得真有可能出现一种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可能使一些好的人、完全与此事无关的人遭受某些连累，而这样一些家庭被破坏了，这样一些生命被剥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社会解决问题的成本，又变得剧增起来。比如你需要侦查、需要了解，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后事处理，这个代价有多大？